



2021年2月9日 星期二
第6期(总第784期) 5版

汉江晨报 编辑部

主 编：陈 俊
执行主编：杨迁伟
热线电话：0915—3268532
邮箱：2837420582@qq.com

巡护路上的风景

雪地追踪

“今早，一辆白色外地小车驶入浪河。”
1月5日一早，接到“线人”举报，我们踏着积雪即赶往浪河了解情况。

偕着车辙印一路“追踪”，在一拐弯处车辙竟不见了，附近也没有发现任何车辆，仔细观察倒车的车辙却依稀可见。

我们兵分两路，一路就近了解情况，一路进山查人为活动痕迹。我随同事四处走访调查情况。走好几家，边走边看，逢人便打听，一无所获，好像车子凭空消失了一样。“浪河电站和旁边的养殖场都监控，我们去查监控。”当过兵的同事张斌灵机一提议，于是我们随即改变调查方式，按照张斌的建议，结合车辆进入时间、倒车地点等因素进行分析研判，最后调查到进入的车辆原来是给当地一家生态养殖场运送材料的车，他们并没有进入保护区。大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一边往回走，一边电话告知另一进山排查的同事。

虽是虚惊一场，但这样的“追踪”却是我们的日常工作，有时在白天，有时在深夜，有时在山边，有时在沟谷，我们随时准备着，一直在路上。

（任习波）



有一种海拔，叫平安守护

春节临近,春天的脚步悄然向我们走来。然而,在陕西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却依然皑皑白雪,除了一些野猪、狍子、麝羚等野生动物在静谧的山林中穿梭觅食以外,还有保护区那些可爱的生态卫士默默地坚守着。

山上下着大雪,山下村民围在火炉旁,享受着一年里最悠闲的时光。而海拔两千多米

的化龙山自然保护区,却是一片忙碌的景象,虽然山上大雪纷飞,却阻挡不了他们巡山的路。山头上、林莽间、山沟中,他们忙着清理套架,制止非法捕猎行为;他们更换红外相机电池和存储卡,监测野生动物消长变化情况……用最平常、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这座大山。

不足一公里需要两小时

2020年12月26日,星期六,晴。今天,我和刘平去海拔2600米的宝塔湾,更换红外相机电池和存储卡。

沟谷中积雪盈尺,我们顺沟而上,深一脚浅一脚,小心翼翼地向上攀爬,不到10分钟就已经汗流浹背了。

两个小时以后,我们爬上谷顶,山势更加陡峭了,我们要更换电池的红外相机就在前面的山巅上,看着就在眼前,走起来可没那么容易。这里的雪没谷底的厚,

表面融化,但雪底下却冻结成冰,我们揪着树干或藤条小心翼翼,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,不到一公里的路程竟然耗费了两个多小时。这要在平时,都能上一趟化龙山的主峰了。

山上的雪景很美,晓日初升,气象万千。对于那些长期居住在城里的人们来说,可谓是世外仙境,但作为常年坚守在这里的护林人,却别有一番滋味。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,更何况是被冰雪覆盖的

陡峭的山林。

下山的路上，我们几乎是躺在雪地上梭下梭上，又惊险又刺激。这个月，我们要给 14 部红外相机更换电池和存储卡，每一部红外相机都安置在大山里不同的位置，今天是最後一部。虽然很累，但有满满的收获感，因为每一部红外相机都记录着半年来野生动物分布、活动信息，这将是来年工作安排的科考的重要依据。

(胡仁保)



接到市生态环境局点位核查任务，已是下午5点。8个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点位核查，要在两天内完成。尤其是草甸、草场和稀疏草地类型的点位，只能在海拔2800米的高山草甸才能找到。

第二天，简单地吃过早点，穿上平时巡山的衣物装备，我们匆匆上路。行至上竹保护区入山处的大湾沟口，天上飘起了雪花，且有愈下愈大之势。“看样子今天的雪来势不小，要不改日再去吧。”同行的护林员小徐说。“下午6点前，必须采集到点位数据并上传！”我坚定地告诉他们。

不会九九功夫，风更大了，挟着雪花漫天飞舞。三个多小时后，我才抵达灵官庙，急急慌慌地吃了点随身携带的干粮后继续往上爬。本就无法辨认的山间小路掩埋在厚厚的积雪中，我们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往上爬。山越来越陡，雪越下越大，眨眼功夫，雪已经覆盖了厚厚的一层，放眼望去皆是一片洁白。“这可不像平时巡山，大家要小心。”同事们互相关心提醒，尽管这座山我已爬过多次，可在从河北平原长大的我，还是多次摔倒。最恼火的还是荆棘丛林，我们抓住枝条往上爬，寒风袭来，卷着雪粒子在脸上和脸上，大块大块的雪花直往脖子里钻，冻得我早已脸颊冰冷，手脚麻木，那不时被荆棘条划破的皮肤已感到不到疼。我们一步步滑地在山林里攀援着，又爬了两个多小时后，总算登上了大梁。我这才发现，大家头上冒着白烟，小冰晶把头发打成团，胡须上还挂着冰凌，活脱脱一个雪人，大家禁不住笑了。

海拔两千多米的山梁上,风雪更紧了,能见度只有 10 米左右,温度比山下要低得多,大家又冷又饿,却不敢有丝毫停留。根据任务分工,我们分头行动,核查点位、拍照、记录。时针指向下午 3:35,我们收拾行装准备下山。下山的路上我们连续爬梯、手脚并用,回到单位已是下午 5:40,我赶紧把收集到的数据上传。

“张科长,信息收到,这么大的雪,你们辛苦了!”市生态环境局小丁打来电话。那一刻,我们如释重负,相视而笑。

(张静伟)

雪地里那神秘的脚印

2020年12月24日,约上在正河垭保护点值班的彭少勇往三岔河,此行的任务是制止非法入山、非法捕猎、监测野生生物。

公路上的雪水冻结成又硬又滑的冰,我们骑上摩托车小上路,虽然这么多年的护林工作,让我们拥有了在冰雪路上行的特有技能,但 15 公里的路还是骑行了一个半小时。

三岔河是保护区里野生动物活动密集的区域。在进山口没有发现明显的人为活动脚印等痕迹，这说明没入下套狩猎让我们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。沿着林区小路前行，一行野生动物脚印出现在眼前。前面一个，后面两个脚印呈三角布局的是野兔；一团密麻麻、大小零乱的两个，周围还有挖的痕迹，这是一群野猪的杰作；杈子叉在雪地上的是偶蹄动物的脚印，这个中等脚印应该是毛冠鹿；树兜上细细的爪清晰可见，还有几根毛发，这明显是豹猫……我们一边辨认脚印一边前行。

水毁路段河水漫过路面形成冰河，只听“咕咚”一声，我一脚掉进去了，河水浸湿了我们的鞋子、裤脚，刺骨的寒凉袭全身。我们的目的地是野生动物的饮水处——龙吐，顾不得浸透的鞋袜，继续前行，“哗哗”的水声在山谷中咆哮，一条白从天而降，两边皆是冰瀑和冰挂，冰层较厚处呈蓝色，像一块大的绿松石，云雾缭绕其间，宛如仙境。然而这些美景对我们说，早已司空见惯。风吹得脸颊生疼。偶尔，头上方的树枝上掉下冰块，融进身体，让人不免打起寒颤。看着夹岸斜坡上密密麻麻的野生动物脚印，我们一边拍照一边在本子上记录，安然地踏上归程。

位于海拔 2176 米的正河堤保护点，整个冬季冰雪覆盖。在炉子前，尽管裹着厚厚的棉袄，前面冻得痛，身后冻得痛。菜和食油必须放在炉子边上，否则会冻成冰块。

这是安康海拔最高的工作地点，我们轮流在这里值班，控过往行人和车辆、严控火源隐患、制止非法入山，守卫着保护区的南大门。

(刘平)

冒雪在巅峰点位核查